

夏天的样子

秋泥

2018年,我曾在小说《藏在尘世的那道光》里有过这样的描写:“马路对面的街心公园一览无余。公园的红砖围墙已经老旧,上面的十字花洞斑斑驳驳。我熟悉这公园里每一条小路,每一片树林,每一个犄角旮旯,它见证了我的童年和学生时代。”那是我第一次将兴华公园写进小说。其实这个位于沈阳市铁西区中部的街心花园也是有来历的,它始建于1939年,原名叫嘉应公园,1946年改名为兴华公园。

2020年元月5日,我在同学聚会上讲起了兴华公园的往事:那是小学四五年级,我和一帮同学踏着厚厚的积雪,穿过兴华公园去上学。记不得是谁带的头,猴子一样灵巧地爬上碗口粗细的杨树,“咔吧”一声撅下一段大拇指粗的树枝,然后拿在手里“嗖嗖”地挥舞。大家见了便纷纷爬上树,“咔吧咔吧”的声音在寂静的树林中此起彼伏,以致引来了公园的管理员,一个胡子拉碴的老大爷,嗷嗷叫骂着赶来了,我们一哄而散,在公园的东南角翻过围墙跑掉了。

过了一会,那个公园的老大爷出现在我们班教室里,原来同学王军被他抓住了,王军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,所以没跑过大爷。老大爷站在教室门口喊:谁叫张凤玉!那时还没到上课时间,同学们都在乱哄哄地玩闹,大爷一嗓子让教室安静下来。我见躲不过,就硬着头皮上前指着一个空座位说,大爷,张凤玉就是这座位的,他回家了,你回去吧。大爷说我哪也不去,就在这等他,妈的,祸害树木我一定得抓住他。

这时班主任佟老师就来了,问清原委后指着我说,他就是张凤玉,大爷说你还敢骗我。佟老师批判了我,让我给大爷好好道歉。具体道歉内容我已经记不起来了,只记得大爷后来高兴了,笑呵呵地说他也姓张,让我以后帮他看着他们点,不能祸害树木。后来我问王军为什么把我供了出去,王军说老头掐住他胳膊不让走,他就把我们的名字都说了,不知道他为什么单单记住了你。现在想来也许是冥冥中的缘分。经此事后,每次在公园里相遇,大爷都会扯着嗓子喊:张凤玉你上学去呀!一帮同学,他只和我打招呼。

四十载光阴倏忽而过,兴华公园还在,我那帮同学里的三位,以及那位看公园的大爷业已离世。但我听说天堂比人间温暖,这样想着便心安了许多。

元月初,同学于炳宽给我打来电话说,同学张罗聚会,你想参加不?我们过去一直有往来,后来我去外地做生意,就鲜有联络了。我当时有些麻木,近年来在人际交往上一直做减法,只和一班有共同志趣的作家、诗人朋友偶尔聚聚,聊些文学写作的事情。

后来有个同学通过朋友查到了我的电话,把我拉进了同学群里,多年未见的同学开始打招呼。同学孙成顺说,你是我高中时代最好的朋友,我非常想念你。我听了心头一热,眼睛潮湿了。他是我从小学一直到高中的同学,1980年我们一起送班长去参军的情景历历在目。在我之后入群的是女生谭春贤,在我印象里她小时候长着一双大大的眼睛,高鼻梁,娇小玲珑。那时候我经常去她们那院玩儿,老能看到她。我说:谭春贤,我对你印象极深,你也住在灯泡厂宿舍。她说:对。接着她又说:你画画特好。在聚会上我说,春贤,你那句话打着我了,四十年了,你竟然还记得这样的细节,你的话抹平了我们的四十年的分离,原来大家都没有忘记,我们一直都在彼此的记忆里。

分别四十年,同学变成了温暖又陌生的词。我们在十几岁时遇见,分开半生,再相逢已经面部全非,唯有名字轻抚着斑驳的记忆。每张面孔都是亲切的,一声声问候冲去了所有的疏离感,仿佛我们昨天刚离开校门。我曾在心里做过一个勾连,如果把把我们同学家住址(指1970—1980年代)连成线,最终的交汇点一定会是兴华公园,这里是一个结点。那时我们居住的地方大都冠以一个单位名称,如:轧钢厂宿舍,灯泡厂宿舍,信号厂宿舍,机床一厂宿舍,机床三厂宿舍,鼓风机厂宿舍等等……我们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童年时光。

我们成长在被称作“东方鲁尔”的铁西工业区,当时建设大路以北有九百多家工厂,产业工人近四十万,那时的天空耸立着森林般的大烟囱。每天早上,数以万计的工人潮水般地涌过建设大路去工厂上班,人群里有我们的父母亲,在他们的背影里我们找到了自己的身份认同——我们是工人的孩子,冥冥中,我们血脉相连。工业印记则是我们的情感结点。

午夜梦回,我梦到的永远都是老院儿场景,从来不会是其他地方。我问过许多朋友,他们也有同感,当下的很多东西走不进我们的潜意识。现在,承载着原生家庭情感记忆的工厂、学校、老院儿都消失了(也包括我的父母亲),他们因消失而弥足珍贵,因消失而成为我们一生也走不出去的精神家园。

此刻,窗外在静静落雪,对面鳞次栉比的屋顶一片银白,远处的卫工河也结了冰,河畔的树木显得毛茸茸的,让我一下又怀念起七八十年代那些时光,那时我们的父母都还不老,哥哥姐姐也还年轻……时间带走了一切。

学生年代像一片雪花,悄无声息地飘进时光深处。生活里有不少乐子,但也有令人心碎的生聚死别。唯有祈愿,愿当下的疫情早早过去,愿同学们保持初心,保重身体。学生时代是夏天的样子,那夏天又是什么样子呢?我想,应该是眼泪的样子,亮晶晶的,闪在我们心里。



花之墙 李昊天 摄

爱你没商量

富晓春

那晚,应友人之约前往观看大型露天晚会。因传说语无伦次的杰伦哥要亮相,现场人头攒动,盛况空前。晚会开场,不想一女保安作执勤状,英姿飒爽屹立在前方过道上,正好挡住了舞台的视线,我等只能看女保安的“后脑勺”了(其实,后脑勺是看不到的,因为她戴着宽大的大沿帽)。

我代表被挡视线范围内观众前往斡旋。女保安倒体谅民意,她歉意且略带羞涩地抿嘴一笑,便悄然转身离开,改作巡回执勤了。女保安这一笑,如惊鸿一瞥,让人温暖如春。

走道成了开阔地,我等观众终于看到舞台上演的节目了。可好景不长,走道上突然又冒出了三个男保安。起先以为他们是途中逗留,不想他们并排站成一堵墙,稳如泰山,巍然不动(此处有点夸张,其实是有动的,譬如抬足、投手,再譬如小心地按下偶尔通过走道观众的头颅,示意对方弯腰弓背,以免影响身后观众)。

大老远跑来看杰伦哥,绝不甘心就此只看保安的屁股(不好意思,此处夸大其词了,应该是背影)。我再一次上前斡旋,我对其中一位保安说:“保安大叔(按年纪他该唤我大伯,不过此时,我更愿意叫他大爷),你们辛苦了!你们能不能巡回执勤,或者分散执勤……你们挡住后面观众的视线了。”

这是一位略显年轻暂且称奶油保安吧,他听懂了我的话,立马向身边一位壮汉保安——应该是队长或组长什么的,总之是当时的最高首长,如此这般耳语了一番。只见壮汉保安手臂一挥——颇具领导风范,可惜我离得太远听不到他的英明决断。我想不外乎两种可能:一是“这是岗位,我们决不能离开”;二是“不要多管闲事,好好为观众执勤!”(此处纯属个人臆想,且自以为是,文责自负,倘若有误,先向两位保安大叔致歉了!)

我的第二次斡旋宣告失败!走道上的保安大叔们(他们很年轻,有点老化他们了,应该是我

的保安侄子),仍然我行我素,对于我等小民(哦,对不起,应该是观众)的呼声,坚定且百折不扣地做到了装聋作哑、置若罔闻,他们犹如“英雄的铜墙铁壁”,坚不可摧!

在保安屁股后被挡视线范围内的观众,开始群情激奋。有人说“见过不讲理的观众,可没见过这样不讲理的保安!”;又有人说:“是为观众保平安的人民保安,还是挡道的‘电线杆’?”此时此刻,我等观众内心油然而生疑似于《把牢底坐穿》的悲壮……

不知是迫于舆论压力,抑或是“战略部署的转移”,“英雄的铜墙铁壁”终于松动了。壮汉保安与另一保安撤了,只剩下奶油保安坚守岗位。奶油保安昂首挺胸,或双手交叉于前胸,或反剪于背后,一副战无不胜的模样。他的个头不高,但在“空旷”的走道上,他的形象仍然显得那么高大而“遮无不胜”!

……终于有人愤然而起,离席而去。我实在不忍目睹。我再次出马!义愤填膺的我,随手抄起一把空椅子……(等等,千万别误会,我是一位守法公民,绝不至于将椅子砸到保安大叔脑袋上,即使此时此刻有这种主观意识,我也不会干这种蠢事!还有最要紧的一点,我打不过他)。我小心翼翼地将椅子放到奶油保安的身后,用近于哀求的口气,连拉带拽外加一点哄:“保安大叔,您为观众站岗放哨,太辛苦了!麻烦您……请您坐下休息一会吧!”

奶油保安一派不可侵犯的气势,根本不想弯腰屈膝——尽管我精心为他准备了座椅。当看到屁股后面被挡视线范围内观众一双双愤怒的眼睛时,他这才磨磨蹭蹭勉强强坐了下来。此时传说中的杰伦哥早已与观众打过照面,晚会几近尾声,台上的压轴歌手正半跪在地撕心裂肺地嚎叫那首老歌——电视剧《爱你没商量》主题歌:

你就没有商量
不要那华丽包装
爱你就不再商量……

